

民國二年精印

繪圖西廂記

嘉禾顧軼庭題

民國廿二年石印



總發行所
上海北市
棋盤街
掃葉山房

重刻繪像第六才子書序

原夫鏤月裁雲卓吾興化工之歎驚心動魄聖歎有才子之稱發作者之巧睛點僧繇傳崔徽之真毫添顧愷豈殊講學不言性而言情若共論文亦中規而中矩訾綺語閒情之賦甯識風詩悟秋波臨去之詞方知禪義是不獨緣么小部聲聲花外之傳紅豆妖姬粒粒酒邊之記而已茲因以三餘縮之短本珍藏懷袖敢云徑寸之珠

佐以文房還共吉光之羽扁舟選勝載同
文蛤香螺蠟屐探幽攜並錦囊奇句娛騷
人之目底須略略頻彈醉韻士之心不啻
堂堂低唱幸等之左國莊史觀其掀天蓋
地之才毋徒因月露風雲求之減字偷聲
之末康熙庚子歲仲冬上浣豐溪呂世鏞
題於西郊之懷人堂

唐六如先生文韻目錄

驚艷

蘭麝香仍在珮環聲漸遠

借廟

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酬韻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鬧齋

佛羅成就了幽期密約

寺警

繡幃開遙見英雄俺

請宴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賴婚

虛名兒誤賺我

琴心

別恨難愁做這一弄

前候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鬧簡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賴簡

便做道樓得慌也索覷咱

後候

從今後由他一任

酬簡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拷艷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

哭宴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驚夢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唐六如先生文韻

枝山先生評定

蘭麝香仍在珮環聲漸遠

嵩陽念庵居士手輯

有若近若遠者。而人以物留矣。夫蘭麝珮環。鶯身所有。實珙心所留也。是以流連不去乎。若曰。茲者朱門寂寂。粉堞巍巍。小姐安在耶。小姐遠矣。乃獨於人去之後。睇眄既窮。轉若有可即而不可即者。何予我以無盡之慕也。小姐呵。芳徑留蹤。不覺心猿欲放。所恨梨花之下。隱耳而竊以為未隱也。思其臭之如蘭。尚拂襲人之氣。春陰鎖翠。空教意馬爭馳。所期鶯語之非遠耳。而無如其已遠也。念伊人之如玉。難遶禁步之聲。不有蘭麝乎。香則喜其仍在矣。不有珮環乎。聲則惜其漸遠矣。昔聞買女之香。可竊而諸百歲。不願小姐之贈我以芍藥。而願其貽我以蘭麝矣。不知小姐之心。許我否。但從懷想之餘。而覺青衫芬郁有著之。而欲透者。亦淡亦濃。與綠柳之煙相結。此衣香之裊裊耶。抑小姐之芳魂暗出斜扉外也。昔聞漢皋之珮。可解以訂相思。不願小姐之報我以瓊瑤。而願其授我以珮環矣。不識小姐之意。屬我否。但使徘徊之頃。而覺素袖飄揚有隨之。而不停者。乍高乍下。偕青禽之轉爭鳴。此珮玉之珊珊耶。是小姐之玉趾潛移曲檻邊也。想夫深閨弱女。誰無蘭麝之薰。而一觸冰肌。則其香信遠。誰無珮環之繫。而一經微步。則其聲倍和。吾獨怪小姐之既去。不若香與聲之繞於我側也。從此羈旅萍蹤。願在體而為香親。玉質之無瑕。蒼春

風而不散。願在裳而為珮。繫楚腰之一縞。垂錦帶以輕搖。吾深望小姐之相憐。竟似香與佩之置於其身矣。小姐念我耶。何以流芳未歇。綿綿生幽谷之情。小姐忘我耶。何以餘韻將沈。杳杳有冥鴻之想。夫安得東風一陣。吹小姐使之出。又安得遊絲千丈。裹小生使之入耶。

雙文既去。張生更從何處著想。露空造出香與聲。真是見神攝鬼也。文代為摹擬。恍是真正有香。真正有聲。令吾讀之。猶在字裏。聞出香來。行間聽出聲來。的是繪香繪聲之手。你_情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情牽於望者。怨生於情矣。夫拱真怨鶯者。特以情之難致。轉若鶯之望為可已耳。若曰。吾今而始悔。昨者之多此一見也。然思我有慕於你。你不必有戀於我。此亦漠不相關矣。吾又何恨焉。夫老母之威嚴如此。你豈不畏懼之乎。既曰畏懼之。則於萍客之蹤。有去之弗顧耳。豈其潛行芳徑。動人桃花人面之思。抑曰畏懼之。則於遊人之迹。有見之疾趨耳。豈其擅出香閣。竟學馬上牆頭之盼。乃回頭之望何為者。想夫眉纖新月。腰軟垂楊。我之心醉於你者多矣。然此皆美人之常也。獨是櫳門將入。此際已絕望於你。而秋波一轉。有令我黯然魂銷者。不得謂之寡情也。使你之身心不難自主。我正深幸其多情如難自主也。則臨去低徊。夫亦可以不必矣。想夫鶯語嬌傳。香塵淺印。你之留意於我者多矣。然此或適然之事也。獨是梨院將歸。彼時已因冀於你而杏臉斜回。有令我悠然神往者。不得

等於陌路也。使你之出入有可自由。我豈不圖其注念如不自由也。則回頭顧盼。夫亦覺其多事矣。天下惟閨人之瞻矚最足以娛人。茲則若有心若無心。欲置也而不忍置。是羊車入市。看殺衛玠。而魚輒返聞。望殺張珙也。回思柳外之俄延。竟成一夢。我能無嘆息於你也哉。天下有偶爾之流連。不勝其後悔。茲乃若有意若無意。欲行矣而不遽行。是回頭一笑百媚俱生。回頭一望千愁頓結也。轉憶花間之邂逅。無限傷懷。我能無惆悵於你也哉。而今而後。倘再與你相遇乎。我亦不欲望你矣。

如雙文之美豔。即不回頭亦豈忍置之不合之為言。非真謂其不合情至。則怨生也。文肇承上文說來。句句是回頭體態。句句是不合神理。並無一句說煞。亦無一筆與臨去秋波相犯。而構思之巧。吐詞之秀。無不各臻其妙。真風流領袖也。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良夜不虛而相思又歸著矣。夫相思苦境也。而生若甚樂。則以此夜之投正耳。珙曰。我之於鶯也。自花間乍遇。而相思已透於骨髓矣。雖然。兩心未照。不得謂之相思也。今幸矣。往日淒涼。空染文園之病。今宵酬贈。足驚道韞之才。芳春虛度。我固知其難度也。蘭閣寂寞。不殊芸館之蕭條。長歎應憐我自為之相憐也。牆內愁吟。似識廂中之客意。然則小姐竟許我為知音。有知音焉。則生感矣。感之至則有所不忍忘。而迫為相思。我竟得小姐為同志。有同志焉。則生慕矣。慕之至則有所不能釋。而結而為相思。小姐既去。而想息於香。

憐新愁和漏永。低頭不語對銀缸。我亦將去。而徘徊於斗室。隻影待更殘。抱膝無心揮玉
軫。今夜之相思。非復仍前矣。我思其貌。則宜嗔宜喜。較親於初見之龐。今夜之相思。非猶
夙昔矣。我思其聲。則如瑟如簧。倍切於隔花之語。且也為之思其步。則徑紆行慢。恍如洛
女凌波。勝覓香塵之底印。且也為之思其衣。則風過香生。宛若荀郎入座。能留旬日之清
芬。而深我思者。態也。曲檻閒憑。有花散柳。舞之嬌。覺風前卻立。其態未全。而永我思者。情
也。新詩屬和有夫唱。婦隨之樂。覺眼角遙傳。其情猶淺。月色其溶溶矣。而皎然入我懷者。偏
覺其彈娟。則我之相思。月姊諒之花陰。其寂寂矣。而嫣然娛我目者。倍呈其鮮好。則我之
相思。花神鑒之。我初不意有今夜也。我亦何幸有今夜也。今夜我去把相思。授正矣。夫安
得小姐之芳魂。入我夢中。一訴相思哉。

酬韻非生所料也。酬韻之篇。幾於傾心吐膽。更非生所料也。君瑞此時。那得不驚喜。欲
狂篇中。千迴百折。實實還他相思實實。還他投正。覺一日相思。十二時無此情。種君亦
自有所思。歟。何言之親切也。

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

祈於佛者。事褻而心誠也。夫幽期密約。豈可以告我佛。而珙以成就祈之。將冀有一誠之
格乎。生曰。珙處洛下。鶯處河中。相距甚遠也。佛寺之遇佛。若為之引矣。尤願吾佛之始終
之也。蓋鶯之性情。梅香知之。梅香休少。誰使之不劣乎。鶯之舉動。夫人主之。夫人休覺。誰

使之不覺乎。至於鐘頭暗吠。雄如寶座象王。鳴喙角遙驚猛。似蓮臺獅子吼。則犬兒之惡亦大可恐怖也。又誰使之不惡。等於象降而獅伏乎。發慈悲心。運廣大心。非吾佛不為功也。佛囉證身金界。雖五蘊之皆空。佛囉。聞念凡夫。奈六根之未淨。佛囉。教東如來。當來變鑒。佛囉。寺名普救。宜救相思。佛囉。如珙之與鶯。可締同心。於百歲早移來。撮合之山。佛囉。如鶯之與珙。曾私一笑於三生。善付囑氣。使之佛囉。婆心素熱。忍看我欲斷肝腸。佛囉。法眼宏開。忍見伊空留顧盼。佛囉。度我以般若航。離苦海而入愛河。佛囉。沃我以清淨水。滌六塵而降三昧。佛囉。陰為之調護。芳晨良夜。好開方便之門。佛囉。默佑於虛空。旅客閨人共證風流之果。佛囉。以戒珠照此昏衢。勿令曲院尋香。不識西來之路。佛囉。以慧劍破諸煩惱。勿令蕭齋卧月。徒牽夢幻之緣。佛囉。幽期得遂。吾當一心皈依。五體投地。佛囉。密約如諧。吾且重光寶刹。再整金身。佛囉。

千呼萬喚。驟讀之。是文人戲筆。細思之。卻是張生至情。即使吾佛無需。亦當叫活起來。況大慈大悲。有感必應者乎。語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具此錦心。綉口。定不得以凡夫目之。

繡幃開遠見英雄俺

僧也而英雄。非凡僧矣。蓋和尚者。英雄之退步。而英雄者。菩薩之本色也。君子知惠明於是乎。不凡若曰。俺自一入空門。而生平之豪氣。幾無以自見矣。今乃得一見生平也。幾聲

鼓一聲喊。俺去矣。以課誦之鼓。而易為征伐之鼓。一鼓豈足以作氣。然陷敵衝鋒。有俺在而鼓聲乃益壯。以諷讚之聲。而變為吶喊之聲。先聲豈足以奪人。然潰圍侵擾。有俺在而喊聲乃益高。俺去矣。何必擁大纛於行間。而柳映花遮。宛列堂堂之陣。則繡幃開也。解元試憑高而望之。遙見夫鐵棒摧時。海波翻矣。山巖振矣。而俺惟是挺然一往。竟同獸起。鳥伏之勢。非英雄焉有是也。解元以風流人。而見英雄。俺必且奮弱為強也。何必見高牙於馬上。而風馳雷掃。儼如正正之旗。則綉幃開也。大師試極目而送之。遙見夫戒刀指處。天闕撼矣。地軸搖矣。而俺不過蕭然一身。直走金戈。錢騎之中。非英雄而何。敢然也。大師以慈悲人。而見英雄。俺必且轉驚為喜也。已夫自以為英雄者。飛虎將也。然伊英雄。假不若俺英雄。真降幡之豎也。在此行矣。佛力雖云可恃乎。而憑虛莫濟。不得不托英雄於俺。俺華幢而奪赤幟。俺有進無退耳。抑共以為英雄者。白馬將也。然俺英雄。去方得彼英雄來。捷旗之至也。在此行矣。神威雖曰可憑乎。而安坐無為。不得不讓英雄於俺。離香湯而犯風塵。俺旋往旋還耳。向也聞殿角之春雷。雄心暗動。無如削髮披緇。英雄無用武之地。向也聽松梢之風雨。殺氣時騰。不謂提刀仗劍。英雄有建績之時。請觀今日之蒲東。竟是羅家之小姐。

其聲勢如海上奔濤。天邊怒雷披讀之下。恍見普救寺前綉幃開處。有一赤身露項。拳槌和尚。直跳出來。不獨半萬賊兵不足當其鐵棒一指。即白馬將軍統領大隊人馬。滔

滔潏潏而來亦無此等聲勢余于釋氏最愛智深長老今觀惠公又覺珠玉在前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自吐其心者一住情深矣夫紅既自以為心硬而其於張也亦一見留情耶敢則是小鬼頭春心動也紅曰小姐不當云乎從見了那人兒的便親何交淺言深耶雖然情之所鍾良有是事也我竊有以自揣焉以夫人視我雖非掌上之珠然亦不離香閣矣即或閒行別院一任伊桃李爭春而我心中之牢不可破者豈自昔然也以小姐視我同是閨中之秀則固不識蕭郎矣即或偶步芳叢那管伊燕鶯作對而我心之斷不可移者甯到今異也意生雖多情將奈我何顧生不應有此才貌也以貌則河陽再世矣風月襟期不待姓氏既通始入閨人之念以才則鄴下重生矣文章魁首不待恩施既重纔紫弱女之懷是故不見則已一見而心之堅者失其堅矣夫我之心向亦自信就不謂梵寺歸來而繾綣流連之意亦不覺油然而生矣抑不見則已一見而心之定者難為定矣夫我之心原不易搖孰謂春風暗後而纏綿愛護之恩亦不覺眈眈然至也由是而食之頃寢之時時殷企慕目中無生意中若有生矣由是而花之朝月之夕遙寄相思意中有生目中若有生矣向者僧齋致語疊疊可聽我所以拒之者特為其造次以陳辭其實已心許之向者法會趨踰依依近人我所以諛之者特怪其倉忙之無謂其實已心照之意如生者真我見猶憐矣紅娘何嘗心硬若心硬便不留情矣其自言心硬者正越見得留情之至也從以前說

起直打算到以後幾於膠漆相投萬難刻捨吾知既到書齋必有許多勾引張生處卻
是作西廂記人代他瞞過耳

虛名兒賺誤我

為虛名誤者不言怨而怨深矣甚矣虛名誤人不少也而誤及青春之女尤可惜耳鶯能
不怨其母之賺乎若曰嘗讀詩至琴瑟之篇而數親恩之罔極也我不幸抱終天之恨猶
幸而有母可恃拊畜我顧復我當無不至而今何如哉大凡娘之於女也必為其覓良緣良
緣成矣而不成慈親諒不若此矣抑娘之於女也必為其擇佳偶佳偶得矣而不得愛女
固當如是耶博一擲之米以圖倖全是孤注我也我之處此甚危懸千金之軀以為重賞
是香餌我也娘之待我已薄雙頭花蕊自此舒乎娘亦約為雙頭蕊也人亦共知之也然
不過名而已連理瓊枝自此長乎娘亦約為連理枝也人亦共信之也然不過名而已同
心纓帶我意為實可綰而前言已謬難尋鏡裡之花錦片前程我意為實可圖而好事難
成竟作水中之月噫嘻是虛名也誤矣其賺矣我幾賺於冠而轉賺於娘我之薄命至斯
極耶娘似欲賺生而先已賺我我之終身將安托耶如謂婚姻之非偶也深閨處子豈容
輕以許人然許之原不悞耳獨怪乎將合還離徒以夫婦之名賺我我不願受也既知琴
瑟之不諧矣綉閣嬌娃何必呼之見客然見之亦未為悞耳獨怪夫似聯實斷又以兄妹
之名賺我我更不樂承也夫天下無不見之娘賺我亦復何辭而天下無不嫁之女舍生

又將奚適。總之凡事可賺。而今日之事。決不可賺。他人可賺。而膝下之人。斷不忍賺。已矣。驚與生自隔牆。韻便作夫婦想矣。迨退兵計成。兩人更是一心一路拆開。不得至此。忽以兄妹之名。易之有不怨娘者。非驚驚也。文特寫得委委婉婉。悲悲切切。一絃情淚。紅猶滿紙。春愁墨未乾。驚娘之腸斷作者。讀者一時俱斷矣。

別恨離愁做這一弄

傷別離者。情通乎琴矣。夫夫下惟恨人知恨人。愁人知愁人也。生因別離而成弄。非驚孰能知之。雙文曰。月朗風清如此。良夜千端。恨萬種。愁何自訴耶。不謂徽聲繁發。颯颯入耳。忽令恨與恨相牽。愁與愁相結也。夫更長漏永。非其曲中字耶。而我於有字之中。會其無字之處。覺琴以暢志。而此獨有鬱而不舒者。其心則何心。衣寬帶鬆。非其絃上聲耶。而我於有聲之後。想其無聲之先。覺琴以陶情。而此獨有悲而莫慰者。其意則何意。是有恨耶。殆別恨也。夫我雖寂處深閨。彼尚羈棲孤館。非為別也。而靜好無期。不別而永別矣。則其所恨者。豈在天涯咫尺乎。生蓋欲以此恨伸之於我。而纖指著冰絃。宛轉寫無窮之恨。這一弄也。如聞別鶴之篇。烟雲亦為之鎖恨。已是有愁耶。殆離愁也。夫睽違僅逾晷刻。隔絕不過花陰未為離也。而鴛鴦難譜。未離而將離矣。則其所愁者。豈因一日三秋乎。生蓋欲以此愁達之於我。而素心憑綠綺。低徊傳不盡之愁。這一弄也。如鼓離騷之操。草木亦為之含愁。已。然則生固以一字字恨。一字字愁。而疊為一弄也。茲者朱絃罷撫。鏗爾餘音。吾誠不知。

彈者。此時何以為情。而雅奏相宣。我已淚涓涓流也。然則生固以一聲聲恨。一聲聲愁。而合為一弄也。茲者玉柱停揮。杳然絕響。更不知彈者。今宵何以自遣。而幽懷相感。我已腸寸寸斷也。嗟乎。曲終人不見。書館一燈青。我憐其況。我越重其人矣。

鶯本愁恨人。忽聞愁恨曲。兩情相觸。自然倍覺淒涼。君從筆底曲曲體會出之。崔氏口中印入。張生心裡覺千愁萬恨。一時縈繞如聞江上琵琶。令我青衫濕透矣。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以雙文為可致。能料之於意中也。夫紅已窺鶯之心。故以為可致耳。然紅雖慧。恐鶯不若是輕也。紅云。今者我之來探你。固那人所使也。那人可使我來。我獨不可使那人來乎。蓋綉房書永。妝閣春寒。喁喁私語。其常也。故說詞易入。月榭聽琴。花窗遣婢。脉脉幽懷。如見也。故心事易傳。你雖能以一緘書。挂虛名於赤繩之簿。而那人與你。終難成鸞鳳之交。你不能以三寸舌。取佳配於尊酒之間。而你與那人。遂致有參商之數。猶幸而有我介紹其中也。我一介紹。而疎者可親。猶幸而有我周旋其際也。我一周旋。而離者可合。在那人則身未來而心已來。然蜂媒蝶使之未通。安必花香入手。在你則簪來而尤欲速其來。然雁耗魚音之未致。難期海燕雙棲。我將為靈鵲為你填橋。錦軸停敝。可安坐而邀織女。我將為桃花為那人引路。胡麻熟否。可預設以餉仙姬。今日者。我之來不過一人。後將不止一人。當夫斗轉星橫。而迴廊悄步。有且前且卻者。那人來也。那人來而。你之願如是乎。遂異

日者。那人_之來或不止一遭。要必先有一遭。當夫更闌人靜。而素袖輕持。有乍喜乍驚者。那人_之探你。也。那人_之探你。而那人_之情。如是乎長。沈郎病減。那人_之能減之。荒庭一片月。巫岫_上準看。攜雨向陽臺。宋玉消愁。那人_之能消之。晚寺幾聲鐘。蕭史樓頭。會聽吹簫。乘彩鳳。放心波。張秀才也。

鶯之言曰。應憐長嘆人。曰。口兒作念心兒印。曰。我相思為他。曰。休教別離了志誠。種其於張生。真是感而且慕。紅娘慧人早已窺見底裡。而又重以書齋之候。益信是情。任意合可以隨手捨來。故作此滿心滿意之語。非孟浪也。文有調侃。張生處有賣弄自己處。皆能曲曲傳神。而數詞設色。更有天然秀麗。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春睡初醒。倦極而愁長也。夫紅既歸鶯。宜急問之矣。乃擡身搔耳。而繼之以長嘆。倦耶。愁耶。抑別有思耶。紅云。適從書館中來。見夫和衣睡起者。氣色則滯也。聲息則微也。吾方且怪之。令覩小姐。而知孤眠况味大抵然矣。異哉。小姐之嬾也。往往曉露初晞。遂啟菱花之匣。令日色橫窗矣。寤有宿醒未醒耶。往者新粧早試。輕勻翠黛之眉。今花陰拂檻矣。將毋好夢未回耶。則見其羅衣寬袖。款針如春柳。飄風小姐擡身矣。獨是纖腰款擺。一若欲倩手嬌扶者。曷為遲之半晌也。夫小姐之身。自夜氣一侵。而綉幃深深。尚覺餘寒之料峭。故半晌延捱。猶是朦朧星眼已。則見其雲鬢蓬鬆。隱約是明瑞隆玉。小姐搔耳矣。獨是粉頸